

## 试论冰心诗歌中的意象美

巩晓悦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241)

**摘要:**冰心的小诗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突破性的自觉实践,这些小诗零碎而活泼地表达着诗人思想的火花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里的一道很独特又十分靓丽的风景。冰心对于“花”、“大海”等意象的成功运用,带给了我们美的享受和心灵的陶冶。这些意象承载着诗人对于生活的感悟与审视,诗人通过对这些事物的描写抒发了自己对于生活的热爱,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了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她温柔善良的女性气质也深深影响了她对于诗歌意象的选择。总之,冰心为我们构筑了一个温馨、恬静却又不失激情的诗的天地。

**关键词:**冰心;《繁星》;《春水》;花;大海

**中图分类号:** I 20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2)01-0064-06

## The Imagery Beauty in Bingxin's Poems

GONG Xiao-yu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It is a breakthrough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that Bing Xin was conscious of writing practice of little poems teeming with lively sparks of the poet's ideas, which remained remarkable in the first ten years of China's modern literary. The appropriate use of images like "flower" and "sea" by Bingxin leads us to enjoy the beauty and refine the mind. These images carry the poet's observation, perception and love of life, which unfold the unique artistic charm of her works. Her choice of poetic images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her tender and kind female personality, and thus has built us a warm, quiet and passionate poetry world.

**Key words:** Bingxin; Stars; Spring Water; flower; sea

《诗论》中说每个诗的境界都必须有“情趣”和“意象”两个要素。“情趣”简称“情”,“意象”即是“景”。吾人时时在情趣里过活,却很少能将情趣化为诗,因为情趣是可比喻而不可直接描绘的实感,如果不附丽到具体的意象上去,就根本没有可见的形象<sup>[1]41</sup>。所谓“意象”简单说来,就是

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结合,也就是融入了诗人思想感情的“物象”,是赋有某种特殊含义和文学意味的具体形象。

大诗人善于在大千世界的众生相中捕捉意象,善于敏锐、准确地把握重要特征,清洗不合诗意的次要特征,赋予意象以饱满性、普遍性、

深邃性与永恒性。他推出意象,使读者在“象”中得意,在有限里找到无限,在微尘中感受大千,在顷刻间见到千古<sup>[2]43</sup>。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亦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怪辞;然后使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具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尤端。”这些都足以说明一个好的意象对于诗文的重要性。诗人正是选择了一些好的意象才能带给我们唯美的视觉感受和心灵冲击。

## 一、《繁星》与《春水》

在1921至1923年,小诗风靡一时。它短小易读,使用白话语言,通常具有一定的哲理,并且呈现清新的诗意,受到诸多人的喜爱。冰心的小诗在现代文学的头一个十年是一个重要的代表。冰心创作的《繁星》包括小诗164篇,于1923年1月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春水》包括小诗182篇和《诗的女神》等二十九首诗,于1923年作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由北新书局出版,曾再版多次,收入各种选本。冰心在《繁星》、《春水》中,主要运用了“花”、“大海”等意象,带给了我们美的享受和心灵的陶冶,为我们构筑了一个温馨、恬静却又不失激情的诗的天地<sup>[4]15,26</sup>。她在《诗的女神》(写于1921年12月9日)一诗中,描绘了她自己心目中的诗的女神形象,那是:看啊/是这般的:/满藉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这“欲语又停留”大概就是诗人心中最美妙的诗歌的境界吧。穆木天写道<sup>[5]</sup>，“在人们神经上振动的可见而不可见，可感而不可感的旋律的波，浓雾中若听见若听不见的远远的声音，夕暮里若飘动若不动的淡淡光线，若讲出若讲不出的情肠才是诗的世界。”冰心“欲语又停留”的情思正体现了这种含蓄、朦胧的诗情世界，也标示着她身为女性重阴柔美的审美趋向。

“小诗”书写的不论是人间温情的回味，还是瞬间灵魂思绪的涌动，抑或是纯粹感悟的捕捉，都将个人作为诗的发源地，个体飘忽的意向与心灵感应，从而赋予了诗歌明显的内倾性，这种观念的革命在契合真正的诗皆“出于内在的本质”的特征，抵达普通化合永恒化境界的同时，促成了诗从“言志”的载道传统向言我、言景观念的位

移<sup>[3]</sup>。冰心以童心去表现童心，她同样以童心去表现自然，表现世界，表现人生。

她的作品汲取了中国古典文学自然、淳朴、简练的优点，但不刻意追求什么“道”，又以近现代西方文学人道主义创作原则为基调，始终写作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冰心在谈论自己的创作时曾经写过这样一段文字：“我的书斋窗前，常常不断的栽着花草，庭院里是最幽静不过的。屋子以外，四围都是空地和人家的园林，参天的树影，如同曲曲屏山。我每日放学归来，多半要坐在窗下书案旁边，领略那‘天然之美’，去疏散我的脑筋。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是帘卷西风，夜凉如水，满庭花影，消瘦不堪……我总觉得一个人所做的文字和眼前的景物，是很有联系的，并且小说里头，碰着写景的时候，如果要摹写那清幽的境界，就免不了用许多冷涩的字眼，才能形容得出，我每次做小说，因为写景的关系，和我眼前接触的影响，或不免带些悲凉的色彩，这倒不必讳言的。至于悲观两个字，我自问实在不敢承认呵<sup>[4]15-17</sup>”。诗人对于生活与自然是敏感的、颇有感受的，她对于生活与自然的热爱也可见一斑。

## 二、花意象

“花”永远让人歆羡。Flora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花神，她的丈夫西风之神Zephyr送给她一座花园。春天，他们手挽手在园子里散步，走过的地方百花齐放。吴文英在《三姝媚过都城旧居有感》中写到“舞歇歌沉，花未减，红颜先变”，“花”常常是与女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欧阳修《蝶恋花》中也有这样一句“泪眼问花花不语，落红飞过秋千去”，诗中的主人公看到落花很自然地就联想到了自己容颜易老、青春不再的悲凉身世。可见，“花”是属于女性的，它来源于女性天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花”对于冰心来说，更具有女性的一种“直觉性”。李黎在《诗与美》中说“直觉，就是把握美与艺术世界的一个起点，一条捷径，通过它，诗人、艺术家可以自觉地摒开日常选择与抽象概念的影响与束缚，踏上通往美与艺术世界的路途”，对于美好事物的直觉性是女性所特有的，这种“直觉性”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

在诗人的作品中。

冰心在《从“五四”到“四五”》中曾经说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道路。可以说,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浪潮,终于把冰心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学校的门槛,使冰心接触了社会,使这个思想纯洁的女青年,渐渐地看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社会生活,她看到了处处都存在着令人窒息的社会问题。她有一颗正直的心,她不能不把她看到的、听到的,和她本人的所思、所想、所感,用笔记录下来。冰心是带有一种激情与失落的情绪在书写的,所以她对于“花”这样一种美好的事物也带有不同的态度。冰心对于自己笔下的“花”的态度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是肯定的,二是否定的,三是较为中性而不带有特别情感的。这些诗歌有些是瞬间在心尖上涌出的一脉清泉,有些是对于人间冷暖的自我感悟,但是都不再承载着过重的行动功能,而是显示出“出于内在的本质”的情感特质,在当时的文坛,显得尤为宝贵<sup>[5]</sup>。《繁星》笼罩在一片恬静的氛围里,带给读者“淡雅、柔和、清新”的心灵净化;而《春水》则多处于一种悲愤的感情里,它能让人们更深入地走进冰心的内心,它应该是“高亢、激昂、醒世”的。

有具体的花名的花例如“玫瑰花”是冰心十分喜爱使用的一个意象,根据统计,在《繁星》中它出现过3次,在《春水》中出现了4次,一共是7次。诗人对于“玫瑰花”是怜爱有加的<sup>[4]32</sup>。“小孩子/你可以进我的园/你不要摘我的花/看玫瑰的刺儿/刺伤了你的手”(《繁星·一五》)诗人不希望自己的“玫瑰花”被人采摘,就用它身上特有的武器来吓唬“小孩子”。“微阴的阶上/只坐着自己/绿叶呵/玫瑰落尽/诗人和你一同感出寂寥了”(《春水·一七八》)这首诗反映出诗人的无奈与叹息,它其实是“五四”落潮期诗人心中迷茫与彷徨的一种艺术写照,“玫瑰花”在诗人心中是美好的,正如她对于“五四”之后民主与平等的新生活的向往,可是它们都凋谢了,诗人由“物哀”而在心中略过一些微凉同时也夹杂着对于现实状况的无奈之情。对于无名的“小花”诗人甚至是带着崇敬之情的。“战场上的小花呵/赞美你最深爱/冒险的开在枪林弹雨中/慰藉了新骨”(《春水·一七六》)<sup>[4]15-76</sup>,这里说战场上的小花,

这是诗人的自比,诗人渴望在枪林弹雨中勇猛直前甚至是不惜牺牲自己,但是残酷的现实打击了诗人的内心。丁玲说“冰心本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而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的,但她只感染了一点点气氛,正如自己所说是早春的淡弱的花朵,不能真真有‘五四’的精神,所以她只得也如自己所说‘歇担在中途’”<sup>[6]</sup>,这也是冰心为何在诗中流露出感伤、无奈、彷徨、纤弱但又不失幻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冰雪里的梅花呵/你占了春先了/看遍地的小花随着你零星开放”<sup>[4]15-76</sup>(《春水·一八》)诗人对于“冰雪里的梅花”是由衷地赞美了,冰心透过“花”这个美好的意象也传达着一些人生哲理,这是冰心小诗非常特别的地方。

冰心的笔下的“花”也有被批评和被讽刺的。“聪明人/抛弃你手里幻想的花罢/她只是虚无缥缈的/反分却你眼底春光”<sup>[4]15-76</sup>(《繁星·一三七》),我们也许无法揣度出诗人笔下“幻想的花”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但很显然诗人说它是如此虚无缥缈与不真实,这其实也是一种“五四”落潮时期心中苦闷与彷徨的流露<sup>[4]15-76</sup>。“言论的花儿/开得愈大/行为的果子/结得愈小”(《繁星·四五》),这是一首非常富有哲理的小诗,诗人用“花儿”来比喻“言论”,用“果子”比喻“行为”来揭示出人生的道理。还有非常有名的那首“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冰心的小诗在这一首中一改以往温文尔雅的姿态,用花来比喻那些孤芳自赏、自命不凡者,表现出诗人对他们的蔑视与不满。而大多数的“花”,诗人并没有表现出其他特别强烈的情感。《繁星》总共164首,其中有23首写到“花”这个意象;《春水》总共182首,其中有34首写到“花”这个意象,可见诗人对于“花”这个意象的偏爱,这当然也与冰心温柔、善良、聪颖、敏感的女性特质和她所受的教会教育、泰戈尔的博爱思想有关。她通过感性世界中的花表达生命的顿悟,通过理性世界里的花升华生活的哲理。花成了冰心小诗的一个特别意象,它承载诗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具有丰富的审美意义。冰心不是因为单纯的爱花而写花,花是美的存在,更是有生命的美的存在。花是一种有生命的形式,在这个对象物上,诗人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sup>[7]</sup>。

冰心在《〈关于女人〉后记》中曾经这样说道:

“我们能想象得到的是: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你说,叫女人不‘爱’了罢,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要让她们远离爱,那简直无法想象。上帝创造她,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生工厂里,一架‘爱’的机器。不必说人,就是任何生物,只要一带上个‘女’字,她就这样‘无我’的,无条件的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sup>[7]</sup>冰心眼中的女性,从母亲到奶娘,从女教师到女学生,从女房东到女邻居,无一不是真善美的化身,具有传统女性诸如吃苦耐劳、温柔贤淑等特点。冰心温柔善良的女性气质也深深影响了她对于诗歌的意象选择。

在冰心《童年杂忆》里有过这样一段文字“我记得当我反复地读这本书的时候,当可怜的大卫,离开虐待他的店主出走,去投奔他的姨婆,旅途中饥寒交迫的时候,我一边流泪,一边掰我手里母亲给我当点心吃的小面包,一块一块地往嘴里塞,以证明并体会我自己的幸福的!有时候母亲看见了,就说‘你这孩子真奇怪,有书看,有东西吃,你还哭!’事情过去几十年了,这一段奇怪的心理,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sup>[8]8-45</sup>,可见冰心从小就是一个善良、富有同情心、珍视幸福而又敏感的女性,也难怪在长大后看到泰戈尔的作品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它们。

冰心的作品确实是受到泰戈尔影响,包括她在诗歌意象上的选择。冰心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中就写到“我不记得那时候我读过多少当代的别人的短诗没有,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到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sup>[9]</sup>”,冰心是对生活充满热情的,所以她才会选择“花”这样一个美好的意象。冰心在她的《小白鸽捎来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泰戈尔的敬仰之情:“现在我请小白鸽/给你送去一串红花环/请你也让它/给我带来一条红领巾/虽然我们到现在还不能相见握手谈心/但这两件火红的礼物/会替我们说出我们的愿意和深情”<sup>[4]15-76</sup>。

她的作品受亚洲作家纪伯伦、泰戈尔等作家的影响形成博爱的主题、唯美的旋律,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但不受基督教本身清规戒律的束缚,

受温馨的家庭氛围的熏陶,一生歌颂母爱,又把爱扩充到整个人类。1913年,泰戈尔以东方作家的身份首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引起中国诗坛的强烈关注。这期间,泰戈尔充溢哲理趣味和宗教意识的诗歌,因暗合“五四”退潮后很多青年孤寂迷惘的内省情感结构,接近初期新诗的言理思路,能给人一定的精神慰藉和思想启迪,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爱的哲学、泛神论精神与自由简洁的形式,在中国诗坛激起了对应性的“涟漪”。中国“小诗”运动的领袖冰心为其澄澈、凄美、天然境界感染,于是从性灵深处流淌出飘渺神奇、无调无声的情思音乐——《繁星》和《春水》<sup>[10]</sup>。

### 三、海意象

探析冰心诗歌的意象美,“大海”这个意象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绕开的。冰心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阿米尔说:<sup>[6]</sup>“一片风景就是一种心情。”而“大海”这片“风景”也带给了诗人太多的“心情”。冰心在她的《我的童年》里曾经说过:“从这一天起,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常常心里想着它,嘴里谈着它,笔下写着它;尤其是三年前的几十年里,当我忧从中来,无可告语的时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开阔了起来宁静了下去!”<sup>[4]15-76</sup>她也在《自述》中这样说:“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单调,使我的思想的发展,不和常态的小女孩,同其径路。我终日在海隅山隅奔游,和水兵们做朋友”<sup>[6]</sup>。冰心甚至在《山中杂记》中诅咒发誓:“假如我犯了天条,赐我自杀,我也愿投海,不愿坠崖”<sup>[3]</sup>,从这些都可以看出诗人对于大海的眷恋,大海也带给了诗人无限的创作灵感。

巴金也曾经说过:我们喜欢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繁星》和《春水》总共有将近30篇都写到了“大海”这个意象,最直接表现她对与“大海”情感的我认为这是这一首小诗:大海呵! /哪一颗星没有光 /哪一朵花没有香

/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繁星·131》)这更像是诗人对于“大海”的一种感恩。故乡的海波呵! /你那飞溅的浪花/从前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盘石/现在也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心弦<sup>[5]</sup>。(《繁星·28》)从这篇小诗里更能感觉得到“大海”对于诗人的重要性,诗人笔下的大海是壮美的,是波涛汹涌的,是充满激情的。读到有关大海的诗总是能让人们心中有豁然开朗之感抑或是感到一种超脱和释然。更何况冰心笔下的“大海”倾注了那么多她的“快乐之泪”呢。我们总可以在读到这些诗的时候感觉大海的波浪撞击着我们的心墙,我们可以和诗人产生一种共鸣。诗人也说:“我的朋友! /你曾登过高山么/你曾临过大海么/在那里/是否只有寂寥/只有“自然”无语/你的心中/是欢愉还是凄楚(《繁星·135》)”<sup>[4]15-76</sup>,在这种“壮丽美”的背后,我还感受到了在经历了人生的某些阶段之后在时间带来的沉淀之后的“沉郁美”。命运如同海风——/吹着青春的舟/飘摇的,/曲折的,/渡过了时光的海<sup>[4]15-76</sup>。(《春水·134》)将“命运”与“时间”这样的主题也与“大海”联系在一起引起读者深深地思考。

大海是诗人的童年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大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当作“人生”来理解,“大海”是“沉默”的,但是它经过了“百千万回的思考”,就像我们的“人生”,也需要有“百千万回的思考”。早晨的波浪/已经过去了/晚来的潮水/又是一般的声音。(《繁星·79》)这“波浪”和“潮水”都像是“人生”的一部分,它有不同的阶段,自然会有“不一般的声音”。父亲呵! /出来坐在月明里/我要听你说你的海<sup>[6]</sup>。(《繁星·75》)在冰心的作品中,“大海”是和“父亲”联系在一起的,诗人说要听“父亲的海”,更是要听“父亲”在海上经历过的人生和故事。

从“情”来说,它不尽情地演泄,而有意克制感情的泛滥,使之聚敛,从“理”来说,它不赤裸裸地鼓吹某种观点,而让“理”寓于“象”,使“理”不那么盛,“理”也内敛了。从“象”来说,它不铺叙描写,而只对自然现实作掠影般的反映,“象”的展示也受到了限制<sup>[11]236</sup>。诗人对于大海的“情”并没有尽情地演泄,而是将一些人生的哲理寓于其中,给人以“理性美”,这也是冰心小诗的突破性之一。

#### 四、其他意象

冰心在诗中还运用了“月亮”、“绿叶”、“小蜘蛛”等意象,这些意象的运用都给人以玲珑与朦胧之感,并且诗人用这些很童心很天真化的意象更是给当时的封建社会带去了清新的空气。真、善、美是居住在一处的,但它们的处所是超越的、抽象的、纯精神的。月儿越近/影儿越浓/生命也是这般的真实么(《繁星·86》)<sup>[4]15-76</sup>,中国有太多的文学作品都用到月亮,但是冰心的这篇小诗显地很别致,并且能够引发我们对于生命地思考。当我看见绿叶又来的时候/我的心欣喜又感伤了/勇敢的绿叶呵! /记否去秋黯淡的离别呢<sup>[4]15-76</sup>(《春水·80》)诗人总是去关注我们生活中那些不起眼的小生命,但是这当中却有很多的“真、善、美”,作者用她敏锐的观察力捕捉到了这一切。灵感使诗人由动入静,进入审美静观;灵感使诗人由散而聚,诗人在客观世界里的长期积累突然向一个体验焦点奔跑、集中、融合。诗人对于生活是非常具有灵感的,小蜘蛛! /停止你的工作罢/只网住些儿尘土呵!<sup>[4]15-76</sup>(《春水·57》),诗人热爱身边的一切,也将对于生活与生命的感慨朦胧地表达出来。

法国的法郎士说过“我祈求的嘲讽,不是冷酷的那一类。这,不嘲笑‘美’,也不嘲笑‘爱’<sup>[10]</sup>”,冰心的诗歌是美的,也是关乎爱的。冰心在自己的自传里曾经说:<sup>[4]15-76</sup>“这些痕迹里,最深刻而清晰的就是童年时代的往事。我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开朗的,首先是健康的。该得的爱,我都得到了,该爱的人,我也都爱了。我的母亲、父亲、祖父、舅舅、老师以及我周围的人都帮助我的思想、感情往正常、健康里成长。二十岁以后的我,不能说是没有经过风吹雨打,但是我比较是没有受过感情上摧残的人,我就能禁受身外的一切。有了健康的感情,使我相信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虽然在螺旋形上升的路上,是峰回路转的,但我们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判断,来克制外来的侵袭。感谢我的母亲,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把文字这把钥匙,勉强地塞在我手里。到了我七岁的时候,独游无伴的环境,迫着我带着这把钥匙,打开

了书库的大门。”

茅盾曾经这样说:“她以为‘文艺好像射猎的女神’,而她是‘勇猛的狮子’,在她‘逾山越岭,寻觅前途的时候’,受了文艺的‘当胸一箭’,于是她便从‘万丈的悬崖上,倏然奔坠于’文艺的‘光华轻软的罗网之中’。她又以为‘文艺好像游牧的仙子’,而她,则是‘温善的羔羊’,‘恬静无声地俯伏在她(文艺)杖竿之下’,她又以为‘文艺好像花的仙子’,而她是‘勤恳的园丁’,‘深夜——清晨’,她为文艺‘关心着无情的风雨’<sup>[11]236</sup>。”我们从这些都可以看出冰心在当时文坛上所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冰心一直认为这两本诗集都是些“零碎的思想”,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sup>[12]</sup>。而这些零碎的思想感染了一代又一代,它不仅仅在“五四”新诗运动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现代我们也依然可以在“诗意地栖居”。

冰心从她青年时代写《“无限之生”的界限》、《问答词》等作品到她晚年写《病榻呓语》、《施者比受者更有福》等作品,一直都在求索“生有什么用处”、“死又是什么”的人生观答案,求索的结果,她认为生命的终极价值是“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人与万物之间的爱,每个人有了这种

“爱”,生命就有了价值和意义,“爱”是克服人类痛苦、使人类走向和谐光明的根本动力。总之,她认为“爱”是人和人类的终极价值,通过作品向读者弘扬这种终极关怀之“道”。在当今社会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使享乐型的消费主义盛行,高技术的发展可以用低成本造出大量消费品刺激人的消费欲望,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对人的存在的意义的追求,日渐变为对生活数量、对物欲满足的追求。这也使得我们迫切需要超越物欲功利,探讨人的生存意义、终极价值和人类命运,呼唤对人的终极关怀及由其而生的人文精神<sup>[13]</sup>。她的小诗也同样让我们感受到这温暖又深刻的“爱”。

笔者一直认为冰心的诗歌在后来的诗歌史上并没有延续性,这些小诗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一道很独特又十分靓丽的风景。这也是笔者研究冰心诗歌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冰心在一首叫《假如我是一个作家》的诗中写到:“假如我是个作家,/我只愿我的作品/被一切友伴和同时有学问的人/轻藐——讥笑;/然而在孩子,农夫,和愚拙的妇人,/他们听过之后,/慢慢的低头,/深深的思索,/我听得见“同情”在他们心中鼓荡;/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sup>[12]</sup>冰心还曾说:“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杖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悲凉<sup>[13]</sup>。”诗人就是这样一直怀着一种“天真”的情绪去净化着读者的心灵,她是在用“快乐之泪”书写啊!

#### 参 考 文 献

- [1]朱光潜. 诗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2]吕进. 中国现代诗学[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 [3]罗振亚. 日本俳句与中国“小诗”的生成[J]. 中国社会科学,2010(1):22.
- [4]冰心. 冰心论创作[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 [5]罗振亚. 日本俳句与中国“小诗”的生成[J]. 中国社会科学,2010(1):31.
- [6]冰心. 繁星[N]. 文艺报,1950-05-10(4).
- [7]吴玉杰. 冰心《繁星》的审美解读[J]. 名作欣赏,2006(10):39-43.
- [8]冰心. 冰心论创作[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
- [9]冰心. 诗歌伞序[J]. 诗刊,1959(04):13.
- [10]阙名(冰心).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J]. 燕大季刊,1920(3):23-24.
- [11]游友基. 中国现代诗潮与诗派[M]. 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
- [12]冰心. 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J]. 诗刊,1959(4):22.
- [13]胡俊. 冰心的“爱”[J]. 社科纵横,2009(3):27-28.